

乔典运 著

美人泪

人说，天上仙女下了凡，
下在大山里，白的肌体，穿
白鞋白裤，只有头发
赛乌云，来寻去寻
到时间

似梨花，脸
纯、白、素、
爱，谁见谁
了纯，人的心就素
惜，了一阵风，一
阵雨，雨是小雨，
小风，花，小雨
轻轻，没有了，
她没有，纯、净也
没有了，心也空了。

好悲
好惨
好心！
怨恨地知。



1207.5
195

2330

乔典运 著

美人泪

人说，天上仙女下了凡，
下在大山里。雪白的肌体，穿
白鞋白袜白裤白衣，只有头发
赛乌云。寻仙去，寻来寻去寻
到时又没有了。

她叫梨花，人似梨花，脸
似梨花，心似梨花，白、素、
纯、净，好美，好甜，谁见谁
爱，人看她一眼，人的心就素
了纯了净了，也成了梨花。可
惜，好花不常在。一阵风，一
阵雨，风是小风，雨是小雨，
小风轻轻地吹落了梨花，小雨
轻轻地打散了她。花没有了，
她没有了，白、素、纯、净也
没有了，人的心也空了。

好悲！

好惨！

好心酸！

怨谁？天知地知。

23351

美人泪

乔典运 著

责任编辑 顾仞九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经五路16号)

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9 印张220千字

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8,200册

ISBN 7-5400-0133-X/I·123 定价3.35元



作者乔典运近照

别了，昨天

——关于《村魂》和《满票》

（代自序）

人家都在写迎接新生活的欢乐，而我却在写告别旧生活的痛苦，这合时宜吗？我有点耽心。再一想，我并不是在写什么小说，我没有那个巧手，我只是记录了我熟悉的生活，我熟悉的人，也有我自己。这些东西加工不大，也登不上文学创作这个宝座。我这样安慰自己，原谅自己。

我的家在豫西伏牛山里，千百年的贫穷使人民失去了学文化的权利，没有知识的人是可悲的，人们变得思想简单，性格憨厚。这竟是不少人所歌颂的美德。我写的人物，多是我的同代人，我们从呀呀学语到满头白发都生活在这贫困落后的村子里，从没有离开过。几十年的共同生活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在我们之间培养了友爱和互助，也在我们之间制造了误解和仇恨。爱也罢，恨也罢，我们终究有过共同的童年，两小无猜的纯真友情长存在心中，我怎能不爱他们？甚至当回忆往事时，对他们的缺点和失误也有点偏爱，也要赞美几句。我了解他们，比我自身还要了解。他们的缺点和失误绝不是天生的，不是他们内心滋生的，而是历史造就的，是历史把他们扭曲了。责备他们是不公道的，于心也不忍。

我在《村魂》和《满票》中究竟写了些什么？好像写了许多，又好像什么也没写。我只是写了自己的感情，写了自己的眼泪，写了自己的欢欣，也写了自己的忏悔。想起过去的是是非非是痛苦的，可是入了心的事不想又忍不住。我写了出来，只是为了吐出那些憋破肚子的心病，更是为了忘却。

对《村魂》和《满票》中的人物，虽然我熟悉透了，但熟悉不等于认识了。认识人是困难的，连几十年朝夕相处的朋友也很难认识，因为不断变化着的生活在不断地改变着人的思想，使你捉摸不定。我不会忘记，那颠倒的岁月如何颠倒了人的关系。我有个朋友，在村里是个积极分子，人正直得有口皆碑。我曾经满腔热情地讴歌过他，整了他的材料，他当上了模范，进了北京，和毛主席在一块喝过酒。他对我也是友好的，在我贫困的时候曾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过我。我把他看作至交，视如兄弟。可是，有一次大队头头读了一条“毛主席语录”：“多打一个反革命，就是对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。”对这明显的伪造他竟信以为真。接着，头头又引我一篇小说中的一句话：“两个人吵得天昏地暗。”并加以分析：“天是共产党的天，地是社会主义的地，天昏地暗是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，是标准的反革命分子！”全场的人没一个发言，我的这位朋友竟挺身而出，满怀仇恨地说：“都怕得罪人，我不怕！他这个反革命分子我给他划定了，定死了，错了我负责！”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先是一愣，继而恨得入心，恨他为了立功就翻脸不认人。正当我的怒火在心中燃烧时，又听说他当众揭发了自己的儿媳妇。他的儿媳妇平日对他百般孝顺，操持着一家人的家务，只因为在家里说了一句对文化革命不恭的话，他就大义灭亲，坚决要求把她划成反革命分子。这消息像一盆凉水，顿时浇灭了我的一腔怒火。我本来恨他恨得入心，这时不知为什么却完全原谅了他，大概是被他的公心软化了吧。是的，我了解他。他不是那种自私的人，更不是卖友求荣的人。可是，他

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我不得其解。连我为什么要原谅他，我也弄不明白。不仅仅是他，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英雄行为。在那饥饿的年代里，有一次我在外边吃饱了招待饭回到家里，见我老婆在偷吃一根玉谷秆，我脑子一热就打了她，她连哭一声都没有就晕倒了。人们背地里骂我是饱汉不知饿汉饥。事情过去了多少年，心里总是窝着一块病。是什么力量驱使我那样野蛮，那样不知怜惜人？生活使我陷入了沉思，经过了多少年的思考，直到今天我才终于明白了。愚昧者的真诚是可怕的，比见风使舵的人更可怕。因为他们没有私心杂念，一旦被一种错误的思想支配，就会为这种错误勇敢献身，不惜牺牲别人，也不惜牺牲自己，什么不通情理的事都干得出来，而且危害更大，因为这种疯狂的行为被抹上了大公无私的色彩，更容易迷惑人，会被人们视为崇高，会被人们歌颂。一旦历史证明他错了，他也会博得人们的同情，更会得到人们的轻易的谅解：“他没知识不懂得什么，人还是好的，他也是出以公心嘛！”连错误也会被看成优点。他没有错，那么是谁错了呢？是谁演出了一出出悲剧！可怜的人！

于是，我发现了何老十！

至于《村魂》中的张老七，生活中更不乏其人。他们信奉诚实这个美德，虽然一次又一次受骗上当，却从来不改初衷，每一次都以真诚对待虚假。我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，我为他们的被玩弄而气愤。我早就想写写他们，一直找不到得以寄托的情节。是生活帮了我的大忙。一个偶然的机，邻队传来了一个老汉砸石子的不幸遭遇，许多朋友的影子马上在我心里蹦了起来，最后形成了一个瘸腿老汉——张老七。这个冤魂从我面前步履艰难地走了过去，我好像看见了他那满怀胜利喜悦的面容，我好像听见了他歌唱胜利的小曲，冤而不知冤，还有谁比他更可悲！

张老七和何老十的悲剧谁应当负责？全怪历史老人吗？这也不公平。因为他们是志愿要做这种可敬可爱可笑可悲的人！信条一

旦被他们接受，他们就至死不渝地信仰，哪怕这种信条是错误的，哪怕这种信条已失去了存在的环境，就是碰得头破血流，他们也不愿灵活一下，以不变应万变。他们不仅自己志愿做这样的人，还用自己的榜样力量，用自我牺牲的行动来感动和感化大家，希望大家学他们的模式，做他们这样的人。就道德而言，他们的个人品质似乎无可指责，甚至是高尚的，圣洁的。张老七为大家病了腿，饿着自己的肚子却把少有的一点粮食送去填饱别人的肚子，为砸石子震得双手鲜血模糊，还有对人们的宽厚原谅，还有把诚实看得比生命还重要，这一切难道不值得人们尊敬吗？何老十舍命救人，穿了一生的烂袄子，为了使大家不受冻而自己冻得发抖，把自己抓到的好房好牛让给了别人，这一切不值得人们信赖吗？可是，这种高尚的道德给自己带来了什么？给人民带来了什么？是幸福，还是痛苦？是促进生活前进，还是把生活拉向倒退？他们从来没有想过，似乎想一想都是大逆不道的。对他们该怎么办？是跟着他们，还是背离他们？当人民有权选择的时候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。虽然这种选择是痛苦的，甚至是“背良心”的，可是，这是一种伟大的“背良心”，不得不背。

历史是有情的，它在不断造就自己需要的人；历史也是绝情的，它也在不断淘汰自己不需要的人。张老七在虚假的胜利中欢欢乐乐地永远走了，何老十在一片同情声中满怀悲痛地下台了。他们都被历史宠幸过，曾几何时又都被历史抛弃了。当我写到历史对他们的决定时，我的心酸了，眼湿了，因为他们是我的同代人，是我的朋友，我们曾经有过相同的经历，有过相同的感情。当然，我也松了一口气，他们作为农民的领头羊，终于走完了自己的路，人民不再被他们领到那寸草不生的秃岗上了。这总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。

迎接新的生活是欢乐的，告别旧生活也是欢乐的。

别了，昨天！别了，我的可怜的朋友，让我们永远不要再见！

作者小传

乔典运，58岁，河南西峡人，简师毕业，1949年7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，1953年11月带病复员回乡，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，1956年加入武汉作协。长期生活在农村。“文革”中受尽了苦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又开始创作。参加过全国四次文代会、全国作协四次代表会，在中国文学讲习所学过。现任西峡县文联主席、县人大副主任，中共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作品曾在各地多次获奖，《满票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ISBN 7-5400-0133-X / I · 123

定价 3.65元

目 录

别了，昨天（代自序）

——关于《村魂》和《满票》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
村 魂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
满 票……………（ 18 ）

美人泪……………（ 36 ）

女儿血……………（ 48 ）

美 妻……………（ 64 ）

冷 惊……………（ 81 ）

笑 城……………（ 96 ）

借 笑……………（ 106 ）

乡 醉……………（ 118 ）

怪 梦……………（ 137 ）

母子情……………（ 156 ）

刘王村……………（ 172 ）

无字碑……………（ 193 ）

人和路……………（ 203 ）

从早到晚……………（ 215 ）

村 魂

张家村前边有一条公路，往南通地区，往北通县城，村里人赶集进城、走亲访友都很方便。可惜是条黄土路，大小一阵雨，就变成了泥水路。齐脚踝深的泥浆，又粘又滑，不要说汽车不通了，空人也难行走。谁家大小没个事，能不出门？生病的要抓药，没盐吃的要去供销社，亲戚家有个红白喜事要去看看，小孩们一天三晌要去上学。人们难死了，愁坏了。没路可走，只好眼巴巴地盼着男人跌跤。根据几千年的传说：女人跌跤，天还要下；男人跌跤，天要放晴。逢到雨天，村里人会眉开眼笑地互相报喜：“天要晴了，张三哥跌跤了！”当然，也会愁眉苦脸地互相报忧：“天还要下啊，李二嫂跌跤了！”至于跌跤的人伤筋动骨了没有，谁也没心打听。只有碰上男女都跌跤了，人们才肯费上一番心思，去调查，去分析，看看谁跌在先，谁跌在后，谁跌得轻，谁跌得重。然后就展开一场争论，争得面红耳赤，也得出个是晴是雨的结论，到底还得听天由命。

不知男人们跌了几万次、女人们跌了几万次之后，突然传来了好消息：要修沥青路了。开头，人们奔走相告，村里充满了欢乐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几年过去了，修沥青路的话虽然还不断提说，却一直不见动作。这期间不知又下了多少场雨，把人们的热心早就浇凉了。因为只说不办的好话听多了，耳朵里磨出了茧子，人们没有了希望，倒也没有了失望，对沥青路也不再想了。碰到雨天，大家的唯一希望还是盼着男人们多跌跤。

有一天，大路上突然来了一群拿标杆的人，这里瞄瞄，那里划划，看样子要玩真的了。村里人又来了劲，成群结队围上去看热闹，还主动送茶送水，打听啥时候动工，巴不得立时就在沥青路上。

又过了几天，公社干部老王来了。老王五十来岁，在农村干了三十年，对老百姓的心思熟透了。熟能生巧，再艰巨的任务到他手里都易如翻掌。他来了就匆匆忙忙召开群众大会，洋洋得意地讲道：“前些年有句顺口溜，说有四种人最吃得开：听诊器，方向盘，当大官，掌实权。如今咱老王也吃开了，抽到沥青路指挥部专管石头，咋样，是名符其实的‘石权’吧！”

大家被逗笑了，笑得脸上都开了花。

老王又连哄带吓地讲下去：“反对修沥青路的举手！没有，都赞成，好！不过，光心里赞成不中，嘴里赞成也不中，真赞成假赞成得看行动。行动是啥？男女老少每人砸三百斤石子。啥呀，太多了？你还要良心不要？叫我看还太少了。三百斤，管你们子孙万代走下去，要不是社会主义好，你上哪一国也找不来这个便宜！三百斤，一个月内交齐，一两也不能少，一天也不准拖。砸多大呢？说洋的讲厘米，你们也不懂，咱说土的，一律要指头蛋一般大的。我可知道你们好打折扣，咱丑话先说头里，这一回可是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硬底子硬帮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空，硬碰硬，实打实。谁敢砸得大了，可别怪我老王翻脸不认人，到时候有你们好吃的果子！”

老王讲得比铁还硬比钢还强，大家却听得比风还轻比棉花还软。人们嘻嘻哈哈，全不放在心上，女人们照样做针线，男人们照样耍笑打趣，老年人照样塌下眼皮养神。

只有一个人当真，那就是老党员张老七。张老七近年近花甲了。他二十岁那一年秋天，下了七七四十九天连阴雨，下得路上成了浆糊，下得磨不成粮食，打不成柴，家家烧锅断顿，人人叫

苦连天。说来也怪，一连下了几十天雨，却没有一个男人跌跤。张老七心地又慈又软，最见不得人们愁眉苦脸，为了给大家排忧解难，就悄悄下了决心，要以自己的疼痛去换取全村的欢乐。他故意走东家串西家，哪里路滑，哪里泥深，他偏去哪里。老天不负苦心人，当他去村头看水时，果然跌了一跤，跌得好重，断了踝骨。他被抬回家里时，听着人们大呼小叫奔走告喜：“好消息！好消息！张老七跌跤了，跌得可狠了，天可要晴了！”他疼得大汗淋漓，泪水涟涟。可是，一听见人们如此高兴，却不由得笑了。从此，他就巴着盼着有一条不分晴雨都能畅通的大路。如今真要修路了，他高兴坏了。他听老王讲话听得入迷了，像庙里的笑脸罗汉一样，纹丝不动，笑脸上张开着笑嘴，笑嘴角往下淌着长道短道涎水。当听到要指头蛋大小时，他伸出粗大的双手，低头看着，人们看着他的傻相呆样，窃窃私语，心里嘲笑他是个二百五，好哄。张老七没有发觉人们在看他的洋相，一直呆呆地听到散会。老王要走了，他才急急地站起来，拖着一条瘸腿，踉踉跄跄追上去，叫道：“老王，等等！”

老王回头站住，问：“啥事？”

“啥事？”张老七盯住他，认真地质问道，“你光说要指头蛋大，一个巴掌五个指头，是大拇指头呀是小拇指头？不说清，将来差劲可大了，用不成了咋办？”

“真是个老古板、死心眼！”老王被问住了，脸上一阵泛红，在肚里骂了一句。迟疑了一阵，摆出行家姿态，说：“你这个意见很好，好得很，要不将来就会误了大事。究竟要砸多大呢？”他环顾左右，板上钉钉地说，“要砸得比大拇指头小点，比小拇指头大点。”

“像中拇指头咋样？”张老七一追到底。

“对，对。”老王连连应付着走了。

“这多好，说清了，大家心里有了准，省得砸得不合格。”

张老七像挽救了一场重大事故，对周围的人嘱咐道，“都听见了吧，回去都按这个标准砸，保你们返不了工！”人们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样子，不屑地哈哈笑着走了。

从这天开始，村里忙开了，家家户户响起了砸石声。张老七有个闺女，在地区干事，是个孝女，几次来信叫他去看看世面，享享清福，让她尽尽孝心。他本来就要去的，现在却坚决不去了，说是修路要紧，要留在家里为子孙造福。他去河里选了最坚硬的石头，让儿子春生拉回家。他家四口人，儿子要下地，媳妇忙家务，孙女在上学，一千二百斤的石子任务他要全包了。他抡起十斤重的大铁锤，把大块石头砸成小块，又坐下去扬起小锤，把小块石头破碎成中拇指头大。十锤，百锤，千锤，万锤，砸着，砸着。每天天不明起来，半夜不睡，除了三顿饭外，就一直坐在那里砸呀砸呀。一天不知砸了几万锤，才砸出三四十斤石子。手指震肿了，手背震得裂开了纵横交错的口子，长道短道流血，血染红了雪白的石子。儿子春生收工回来，看见爹爹的手，心疼地说：“爹，我砸一会儿！”张老七不肯，头也不抬，生怕误了一锤，砸着说：“冬天风大，你把手震裂了，咋到野地里干活？”

媳妇宛夏刷罢锅，喂了猪，走到厢房，呆呆地看着公公的手，求告道：“爹，你歇歇，我砸！”张老七不肯，连看她一眼都不看，砸着说：“你要做饭，手震开了口子，咋和面洗碗？”

孙女小侠放学回来，看见爷爷的手忍不住哭了，弯腰夺锤，说：“爷，叫我砸吧！”张老七心疼孙女，推开她，砸着说：“你皮嫩，手震疼了咋写字？”

张老七一坐一整天，一坐一整天，整整砸了十天，大门没出，面前堆起了一堆石子。每逢身困手乏的时候，他就抓起一把石子自我欣赏地看着，好像面前伸展开了一条晴雨畅通的大道，疲劳马上就消失了。他砸着石子不由想起了往事，便自我嘲笑

着。真傻！当年咋会那样迷信，竟然想用自己的跌胶去给大家换取天晴路干，结果落了个终生残疾，泥路还是照旧泥路。他觉着这一回才是正正经经地办好事，就是累断了腰，震烂了皮肉，也是值得的。这天半夜，儿子和媳妇醒来，听见怒吼的风声中夹着叮叮的锤声。锤声一声紧一声，一声重一声，锤锤都砸在儿子和媳妇的心口上。媳妇好像看见了公公冻得发抖的手，叹道：“咱们在被窝里还冷，爹是不要命了！”

儿子好像看见爹爹干枯的身躯，担心地说：“爹这一阵子瘦多了，我真怕……”

媳妇怜惜地埋怨道：“这两天我挨家挨户看了，人家砸的都是多大。谁像他的心眼这么死劲，上级说个啥就信个啥，一点也不灵醒。”

儿子想想说：“是啊，得想个办法，叫他灵醒灵醒。”第二天早上，小侠放学回来，爹把她叫到一边咕唧了几句，她高兴得蹦到厢房里，一头扎到爷爷怀里，闹着要吃糖。她是张老七的心尖肉，他忙掏出一角钱，叫她去买。小侠不接，硬要和他一块去买。张老七被缠磨不过，只好放下铁锤，和小侠一块去张富胜家。张富胜开了个家庭代销点，一边砸石子，一边卖东西，一举两得。张老七买了糖要走，小侠弯腰抓了一把石子伸到他面前，叫道：“爷，你看看人家砸多大呀，谁像你！”

张老七接过石子看看，都像大枣一样，比上级定的标准大一倍也不止。他不由睁大了眼瞪着张富胜质问道：“你咋砸这么大？”

张富胜不在话下地说：“大？我还嫌太小了哩！”

张老七不满地批评道：“上级咋说的，你没听见呀？”

“上级说的就没虚头了？”

“你这是啥态度？”

“好态度！”张富胜冷笑一声，满脸流露出一不屑和他争论的

神气，坐下去砸着石头，愤愤不服地嘟哝道，“哼，还想把我当发面馍捏！有人又是党员又是干部，砸的比我这还大，咋不去管哩！”

张老七追问：“你说谁？”

“想说谁说谁！”

“你别诬赖好人！”

“好人只怕就剩你一个了！”

“你……”张老七噎了一口气，“我去看看，要不是哩，咱们再算帐！”

张富胜连看他一眼也不屑看了，也不再回话了，只顾得意地叮叮咣咣砸着。张老七被他这种态度激恼了，可是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不好再争斗下去，只好憋着一肚子气，拉上小侠就走。小侠不知高低，走着仰着脸看着他，求告道：“爷，你也砸这么大，也省点气力！”张老七平素就看不起张富胜，嫌他为人尖酸，思想落后。现在听小侠说叫向他学习，好像受了极大的侮辱，便愤愤地说：“天下的好人都死完了？！向他学？咱们是正经人，和他比丢人！”

张富胜听见这话像被打了一耳光，虎生生站起来，把头伸到门外，对着张老七的背影怒气冲冲地道：“看你多正经！哼，你恁正经咋叫把队长选掉了！还不泄威呀！”说了这伤人的话不算，还冲着他吐了一口臭水。

“你……”张老七听了这话，像钢针刺胸，顿觉心里酸疼难忍。他猛回头看了张富胜一眼，脸上憋得血红血红，却有口难言。别人的伤疤在皮肤上，他的伤疤在心上，张富胜偏偏往这伤疤上戳。解放以来，张老七就当基层干部，时时事事听上级的话，不仅自己没有沾过一根柴禾麦秸的光，也不许自己领导的社员有私心杂念，一颗心正直得比木匠打的墨线还直。可是，好心没有好报。那年秋天，先旱后涝，全公社都遭了轻重不等的灾，